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作家专卷

肖克凡(下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肖克凡(下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1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今天的虫子



1

何一生早就知道，杏城县的许多地方其实只是空有虚名。譬如说城关的西门，就只是挂在人们嘴上而已。地名流传至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真实含义。当年的西门，并不在现今这个地方。当年的西门胜景，也不是今日人们所能想象的。关于杏城西门，何一生声称是在那部《百里庵笔记·外篇》里看到的。从此他才患上彻夜失眠的顽症，于是就开始了杏城风俗文化的研究。至于何一生研究杏城风俗文化的真正动因，肯定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小道消息说何一生几年前就患上绝症：阳萎。因此他必须在难堪的现实生活之中给自己找到一个心理支点。投身杏城风俗文化研究，似乎能够使他从无能的心态中得到几分解脱。举凡阳萎患者最为需要的就是永无休止的工作。说得一针见血，就是阳萎这个顽症成就了何一生，使他在无所做为的年代里能够安心书斋，成为饱学之士。

但这些说法终归属于不可考证的传闻。

众目睽睽之下的何一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人。此



肖克凡卷

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杏城未来的历史上将成为一个人物。事实上，他青灯黄卷终日闭门读书，因此被评为杏城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百里庵笔记·外篇》据说只是一部关于杏城景物的杂记，成书于明末清初。此书外篇存，内篇早已亡佚。仅就内篇所记载的杏城县西门，此地也仍然不失昔日的辉煌。然而辉煌究竟何等模样，却是今人难以说得清楚的事情。

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鸡年取得突破的。尽管“鸡”字容易让人想到妓女。但鸡年里何一生的时来运转肯定是一个事实。新任县委书记是一个寡语但显得神经兮兮的中年男子，姓金。后来他才听说这位金姓书记投身宦海之前本是一个心理医生。由心理医生而县委书记，这似乎不是一条典型的入仕道路。然而他毕竟成了金书记。

县委书记金，上任伊始就在城关大街上走来走去，考察这里的风土人情。杏城在清朝是一个见过皇上的地方，对于一个县委书记的微服私访，显得无动于衷。

县委书记金对杏城地方的脆弱的经济现状很是不满，同时他还感到这里是一个毫无文化积淀的地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现在。神经兮兮的县委书记金在机关大会上做报告，大谈振兴杏城经



济。会场上反应冷淡，人们似乎不知所云。

县委书记金颇感孤独。

正在这种时候，何一生找到这位新官，谈起关于杏城历史考证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医生出身的金书记就像当年坐在医院里应诊，接待了来访的何一生。何一生的倾诉使县委书记金颇感亲切，当即拍板拨给何一生人民币一千元权做研究经费。何一生对这从天而降的喜讯毫无思想准备，半晌说不出话来。县委书记金拍了拍何玉生的肩膀。何一生这才如梦初醒。金书记从省城下到县城之前，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也是这样拍了拍他的肩膀。神经兮兮的金书记，绝对头脑清醒。他深知自己从大都会来到这等小地方的首要任务是造福一方。杏城当然是他仕途游泳的一块跳板。

终于见到了这样一个清官。月薪只有三百块钱的何一生，自然知道这一千元研究经费的份量。他只能皓首穷经，横竖也得弄出个研究成果来。中国文人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在何一生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大量读书的同时他开始节食。一连串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此间，县委书记金，多次前来探望掩卷沉思的何一生。金书记每次都要拍拍他的肩膀，就像当年开设心理咨询门诊那样，给患者以鼓励。何一生的出现，极大程度满足了金书记的怀旧情绪。金书记说，研究历史一定要在



肖克凡卷

小处着眼。譬如说一只小小的虫子，很可能就会使一个地方改变模样。研究历史其实就是二度创作的过程。

何一生苦苦思索着金书记的话。

他并不知道从前金书记是一位心理医生，但是他分明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理暗示。因此他渐渐显出一些病态。譬如说他有时候对时间的概念感到模糊，有时候丧失了准确的方位意识。

乍暖还寒的季节里，何一生的研究工作面临突破。

他在书籍的海洋里游动着，像一只疲惫不堪的海豹。爬上岸来他东摇西晃，只吐出五个字就昏了过去。

西门即蟋门。

这位乡村知识分子出身的副研究馆员立即就被送往医院。经过三天的昏迷他终于苏醒。县委书记金，笑咪咪站在病床近前。

何一生身体极其虚弱，但还是运足气力说：西门即蟋门。

县委书记金，舒心地笑了。

何一生继续说，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古老的现实啊。杏城是一个有证可考有史可查的地方啊。历史上杏城县最不值钱的东西是人；历史上杏城县最值钱的东西是蟋蟀。这就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县委书记金嘿嘿笑着说，你终于为我们找到了祖宗。

何一生的这些话被县广播站的记者录音存档。

县委书记金安慰何一生要安心养病，将来还有更多的工作等待着他。何一生在医院里只住了三天就回到书桌前，开始写他的调查报告。他的这份文辞严谨论证充分的报告，使杏城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他口中吐出的那个五个字：西门即蟋门。也将使他成为平民之中的第一个金口玉言者。

何一生的研究成果在全县传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原来这“西”乃是“蟋”的讹传。西门应当是蟋门。据史书记载，当时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蟋蟀集散市场，不是别处而是杏城县。遥想当年，源源不断的促织云集此地，然后又被贩子们发往京津一带，登堂入室卖给那些纨绔子弟。当时蟋门的繁华，远非通衢大都所能比拟。因此才有蟋蟀大门之称。天长日久，则简称为蟋门；日久天长，以讹传讹就成了西门。何一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失落多年的杏城县找到了祖先。就好比失散多年的亲人，终得团聚。应当说这是一次地名的复辟。国内十六家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

杏城一夜之间有了历史。

县委书记金，以此为依据，当仁不让亲笔提写“蟋



门”二字的匾额并制定了三年发展的规划，掀起大搞“蟋蟀致富”的高潮。虽然时值世纪之末，杏城却渐渐呈现复兴之势，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未出三载，杏城蟋门就步入辉煌，成了闻名中国北方的首屈一指的蟋蟀市场。人类其实是一种最为感恩戴德的动物。蟋蟀在这里，被亲切地称为虫儿。而县委书记金，则被尊敬地称为“虫儿王”。

机动记者燕顾进在《三北时报》上这样报道了今日杏城。

“一年一度闻名全国的杏城蟋蟀节，今年已是第三届了。入夏以来，暑意乍起，杏城县城西门外广场上的“宝虫文化周”便拉开了杏城蟋蟀节的帷幕。据大会组委会主任县委书记金三波介绍，今年杏城蟋蟀节不同于往年。其特点是动手早，规模大，政府全力支持，群众广泛参加。据统计，到野外捉虫的当地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日达到一万人次。记者采访一杨姓老汉，三年来仅捕虫一项的收入，就达数万元之巨。因此当地有童谣：蚰蚰是个宝，治富把它找。截止到发稿之时，报名参加杏城蟋蟀节交易活动的商团，已达到八十四家。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的蟋蟀专家和斗蟋爱好者，也已启程来华，参加中国北方最大蟋蟀市场的这一盛会。



蟋蟀搭台，经济唱戏。一年一度的蟋蟀节，极大地促进了杏城县经济的发展繁荣。该县国民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八的幅度递增，一跃由贫困县而进入“百强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这就是一只小虫引起的思考。”

何一生是在蟋门外的“宝虫一条街”上读到燕顾进的这篇文章的。不知是谁将这篇只有几百字的报道印成彩页，沿途张贴。一夜之间记者燕顾进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

凡是与蟋蟀沾光的人，不是耀祖就是光宗，不是暴富就是高升。小小蟋蟀成了人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譬如说那个记者燕顾进，写罢这篇通讯就被提为新闻部主任。

与燕顾进相比，何一生当然更是这座县城里的名人了。即使不认识他的人，只要一提起何一生这三个字，立即鸡啄碎米一般点头，表示景仰。谁都知道，正是何一生为杏城县找到蟋蟀这个先祖的。没有何一生，杏城人民将在黑暗里继续摸索许多年。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非常谦逊地说，我没做什么工作，这都是县委金书记领导得好。

县委书记金，则站在暗处甘当幕后英雄。

金书记的名言广为流传：历史就是一种重新发现。



肖克凡卷

正由于这句名言，据说县委金书记很快就会成为市委金书记了。

高潮过后，何一生仍然是何一生。他与过去的唯一变化就是练上了气功。入定的时候，他觉得历史是一团金色的雾气。



2

蟋门外的小广场上，正在举行《中国蟋蟀大全》一书的首发仪式。这册席子林著由中国北方最大书商投资出版的蟋蟀专著，第一版印数34万册。创下近年来同类图书生意的最高记录。书商对此表示欣慰。远道从省城赶来的玉羊联合总公司总裁杨百川老先生银髯飘逸，手持金剪为首发仪式剪彩。小广场上一时人山人海，成了一锅肉粥。

人肉所散发出的独特味道，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嗅到。应当说这是世界上最为难闻的气味。令人想起战争和垃圾。

何一生身不由己，走近蟋门外的“宝虫一条街”，便一下子淹没在广告的海洋里了。天上升起的六只热汽球，悬下六条长幅。何一生首先看到的是“杏城宝虫总汇集团”，他知道这是一家官商，董事长就是堂堂有名的县委金书记。六只热汽球，有两只红色的最为显眼。阳光照耀之下，这两只汽球的颜色使何一生想起女人的经血。血红的汽球垂下的长幅上，一幅写着“我福集



团”，另一幅写着“玉羊联合总公司”。这两只汽球，在空中气流的玩弄下，时而靠近，好似狎昵。时而远离，貌若仇敌。他知道这就是两朵殷红的血滴，沾染在蓝蓝的天空里。他感到一阵眩晕。

何一生知道，万里蓝天添了这种景观，已经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闭上眼睛意守丹田，他心中开始抱怨太阳。不该容忍人类之中的那些广告策划者，将血滴溅到天上。

人间被虫子彻底搅乱了。面前的这种混乱，正是将“西门”改为“蟋门”的结果。人类的繁荣真是一瞬之间的事情，令人感到后怕。于是，他竟然体会到诺贝尔眼巴巴看着自己发明的炸药用于战争的痛苦心情。

到处都是蟋蟀。一个摊位连着一个摊位，一堆人挤着一堆人。密密麻麻之处，看在眼里便觉得恍恍惚惚。收购蟋蟀的，批发蟋蟀的，既收购又批发蟋蟀的，在这宝虫一条街上，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何一生走在这摩肩接踵的人流里，心中一派静寂。人们操着南腔北调讨价还价，都是高声大嗓。听着好像这里正在上演街头活报剧。这种彼此近在咫尺，交谈起来却像敌我双方互相喊话的情形，给何一生以很大的刺激。他对人类的如此声嘶力竭，感到恐慌。

拥挤不堪的宝虫一条街似乎总也走不到尽头。何一



生无奈，信步走进一家店铺。这条街上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门面却是同样的仿古装潢，红门黑匾黄窗棂子。何一生走进的这家店铺，是专门经营养虫器具的，宝号“大乾坤”。掌柜的是个尖嘴猴腮的男人，迎上来朝何一生作了一个揖，将他让到太师椅上落座。然后扭头冲柜上的伙计大声说，给客人沏茶！

常年闭门不出的何一生懵了。自小就在官办的供销社里花钱买东西，看惯了人家的脸色。今日古风扑面而来，他就以为是梦中到了宋朝。这时一杯香茶冒着热气已经捧到客官面前，何一生慌忙接过，心情有些忐忑。本来是无聊之中迈进店铺，没曾想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他不知如何是好。尖嘴猴腮的掌柜说，您先用茶，需要什么东西就请慢慢挑选，回头我们还管送货。

何一生端着茶杯起身看着店铺里的蟋蟀用品。柜台里摆的是铃房、水盂、过笼、斗格等等养虫必备的器具。货架上放的全是各式各样的蟋蟀盆，京制盆居多，也有苏制的。站柜的伙计十分殷勤，立即捧上来几只形状各异的陶盆，请何一生挑选。他将一只六角形咬盆捧在手里，立即感到盆里乾坤大这句话的意境。

居然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只古铜色六角型蟋蟀盆了。他问了问价钱，三百九。心中一惊，他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与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关。这时尖嘴猴腮的掌柜凑上



肖克凡卷

来，说价格还可以进一步优惠。

这店铺是你自己的私营企业吧？他问尖嘴猴腮的掌柜。

尖嘴猴腮的掌柜立即双手合十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福份，这店铺是大都市郭氏集团的产业。我只是在这里打工而已。我们这个店铺其实是专门为郭董事长收购蟋蟀的。每年夏秋我必须完成上边指定的收购任务，才能领到奖金。您知道郭氏集团吗？

何一生笑着说，郭氏集团的董事长郭世龙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谁都知道他已经进了世界名人录。如今郭世龙恐怕不只是百万富翁了吧？

尖嘴猴腮的掌柜谦卑地说，像我这种地位的人，至今还没见过郭董事长呢。今年上边给我们这个店铺下达的任务是收购十只极品蟋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条街上的收购站，不下几百家。就是把我变成一只极品蟋蟀，另外那九只也没处去找啊。

郭世龙收购这么多蟋蟀干什么用啊？何一生问。

柜台里的一个小伙计说，先生，请您不要直呼董事长的大名，这样会砸了我们的饭碗的。请您多多关照啦。

这时何一生的本家二叔何小旺走进店铺，见何一生在此，何小旺转身就窜了出去。何一生不解，就问店铺



里的伙计认识不认识刚才那个人。尖嘴猴腮的掌柜告诉他，何小旺是个坐地收购蟋蟀的贩子，有个好虫儿就往都市大款家里送。年年夏秋两季大都市里风行斗蟋，不分男女一起上阵。以斗蟋为主业的地下俱乐部，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小小蟋蟀一夜之间，就成了今日人们心中的大型动物。一只小虫儿，关系着生死宠辱呢。

何一生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县城知识份子，听了这番话，就晓得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了。他苦苦一笑。

外边走进几个人来，尖嘴猴腮的掌柜连忙迎上前去。先是让坐，然后就沏茶。一个中等身材脸上戴着墨镜的男子在太师椅上落坐，那两个身高体阔的汉子站在一旁，观看着货架上的蟋蟀盆。

尖嘴猴腮的掌柜递上热茶满脸带笑说，先生您打算用什么，尽管吩咐。你要是外埠，我们还负责上站送货。

戴墨镜的男子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根本不理睬掌柜的殷勤。柜台的伙计又请那两位大汉落坐，那两位大汉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这时店铺里一派静寂。何一生站在一旁定定看着这个场面。他知道自己以前肯定不曾见过这个戴墨镜的男子。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一



肖克凡卷

生之中，迟早会与这个人或相逢于路上或邂逅于雨中的。

何一生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凭直觉他已经获得了多次成功。这时他看到那个坐在太师椅上的戴墨镜的男子，隔一会儿就朝地上吐一口唾沫。每吐一口，那两个大汉就掏出棉纸蹲下身去，将地上的唾沫擦拭干净。

店铺里的伙计们面面相觑。

何一生看出这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心理疾患反应。可怜那两个大汉，蹲在地上擦个不停，片刻之间便累得气喘吁吁。

戴墨镜的男子又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对掌柜说，你不用关照了，我什么都不买，我就想在这里歇一会儿。

尖嘴猴腮的掌柜说，您大驾光临，敝店四壁生辉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掌柜的笑着摇了摇头说，一回生，二回熟嘛。

你既然不知道我是谁，怎么张口就说四壁生辉呢？

尖嘴猴腮的掌柜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候，一个肥胖的男人脚步匆匆赶了进来。尖嘴猴腮的掌柜迎上去叫了一声殷科长。这个被称为殷科长的肥胖男人根本不理尖嘴猴腮的掌柜，径直奔向戴墨镜的男子。这时那两个大